

白話小說紅樓夢精華（全一冊）

此書有作翻必究

分售處

發行所	發行所	印刷者	發行者	編輯者
中上	文上	文	文	無錫鄒仁達
華	明	明	明	
棋盤街	海南京	海南京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中

華

書

五

燕
湖
北
京
重
慶
長
沙
天
津
張
家
口
保
定
石
家
莊
濟
南
武
昌
沙
市
太
原
開
封
西
安
成
都
安
慶

中
華
書
局

吉
林
南
京
杭
州
福
州
廈
門
廣
州
汕
頭
潮
州
雲
南

紅樓夢精華提要

紅樓夢這部書，據王夢阮一派的人說：全爲清世祖與董妃而作，兼及當時的諸名王奇女，據蔡子民說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滿人愛漢族文化的表示；又一說是主張納蘭成德的紀事書。有的是事實完全錯誤的，有的是只曉得謎底，不會從謎面着想的，有的是一種牽強附會的，都沒有完善的考證。近來能够從著者身分，及時代版本上種種情節，仔細地衡量的，要算是胡適。他說：『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叙的書。』他又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種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這種見解，從二百年以曹雪芹『曾歷過一番變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大白於天下！』

我們要知道這部書爲什麼會得出現？就是曹雪芹自寫家世的變遷，——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後來感受着「得罪被抄」，漸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的父親曾——
時有名的文人。）

紅樓夢精華提

玉，卽是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

時曹家的影子明白。

有人說，紅樓夢一部書，善述故事和善寫人情兩種本領都有，可惜不能。

削我說，善寫人情之處，也有一部分不必保存，譬如：我們看到五十三回的黑山社。

二回的寫宮監勒索的情形，似乎覺得善述故事的文章太濃了；（但是也有可以教人。

）其實六回的雲雨情，二十四回的遺帕……也應當盡量的刪削，這便是紅樓夢精華。

白話小說選

紅樓夢精華目次

寶黛初逢	一
大觀園	一四
元妃省親	二八
寶玉聽曲	四〇
寶釵借扇	四八
鶯兒結絡	五七
劉老老	六〇
香菱學咏	一〇二
蘆雪亭	一一三
晴雯補裘	一二六
甄寶玉	一三四

湘雲眠石·····	一四一
怡紅宴·····	一五三
鴛鴦劍·····	一六三
四美釣魚·····	一八一
妙玉聽琴·····	一八四
寶蟾送酒·····	一八八
馮公子玩寶·····	一九五
寶兒失玉·····	二〇一
顰兒焚稿·····	二〇九

白話小說選
紅樓夢精華

●**寶黛初逢**

一日，賈母思念外孫，便着男女船隻，到維揚去接黛玉。這裏黛玉正因他母親去世，失了教養，有時啼啼哭哭，竟自病了。隔了數日，那病已大痊，他父親如海遂打點禮物，預備送黛玉入都。那黛玉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他父親苦勸，不得已與如海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去了。

却說那舟一帆風順，已上京都。那日黛玉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常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僕婦，穿喫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美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敕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

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却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彎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着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又退了出去，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游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臺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着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賈母抱住，攬入懷中，「心肝肉兒」叫着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道：『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可以不必上學去。』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

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嬭並五六個丫頭，擁着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

蒲，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尙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束。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歸了坐位，丫鬟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一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兒，所疼者獨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見一面，教我怎不傷心！』說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家人忙相勸慰，方略略止住。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弱不勝衣，却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喫飯時，便喫藥。到如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尚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喫「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是歛聲靜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鬟，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

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結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赤金盤螭纓絡圈；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背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風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標致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手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爲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喫什麼藥？在這裏不要想家；要什麼喫的，什麼頑的，

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爲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縵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拿罷。」熙鳳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媽媽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孫女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

那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衆小廝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那夫人攬了黛玉坐上，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那夫人攬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了。

攔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下，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道：『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懷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裏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喫過飯去，黛玉回答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遲去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媽媽用方纔坐來的車子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去。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媽媽引着，便往東轉彎。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攢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鑿金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鐫着鑿銀字跡，道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勸義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

「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於是老媽媽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毯，正面設着大紅金線蟒引枕，秋香色金線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左邊几上汝窯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卉，並茗碗、器具等物；地下西一溜四張椅子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袱，底下四副腳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媽媽讓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下。本房的丫鬟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喫了茶，打量這些丫鬟們妝飾衣褶，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

茶未喫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一個丫鬟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媽媽聽了，於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被一張炕桌，上面堆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乃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綫，或

偶一頑笑，都有個儘讓的；但我，我最不放心的，却有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裏還願去，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以後只不要睬他。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姪，名喚玉而，生而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喚玉而生的這位表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豈有得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睬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都答應着。忽見一個丫鬟來說：「老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庭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裏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綴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

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左右不在這裏喫飯，你是客，原該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手第二，惜春右手第二。旁邊丫鬟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旁勸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鬟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

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喫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隨和着些。接了茶，又有人捧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喫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腳步響，丫鬟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體面人物；及至進來，原來是一個青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綵，外

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擗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眼似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繯絡，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喫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何等眼熟！』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叫你娘來。』即轉身去了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服，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半面露松花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

却說賈母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作揖。相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不同，兩鬢似疊非疊，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能生兩鬢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閒靜似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姊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着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別重逢。

的一般。賈母笑道：『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會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顰，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顰，用取這兩個字，豈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恐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有玉，沒有。衆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玉亦是件罕物，豈能人人皆有？』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很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低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嚇的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攔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泣道：『家裏姊妹，我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這妹妹原有玉來的，因爲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玉，也是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慣重帶上，

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丫鬟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也就不生別論了。

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裏，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櫥裏；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櫥外牀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差。』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己的奶娘王嬾嬾，一做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子氣；王嬾嬾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己身邊兩個丫頭，名喚紫鵲、麝哥的，與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媽媽；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鬟。當下王嬾嬾與紫鵲……等陪侍黛玉在碧紗櫥內；寶玉之乳母李嬾嬾並大丫頭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牀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會因前人詩句有「花氣襲人知晝暖」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癡處：伏侍寶玉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